

文化记忆视域下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 “同源共祖”叙事研究

郑明钧

昆明文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2

摘要:文化记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共同经历和情感认同的基础,具有构建民族身份认同、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作用。“同源共祖”叙事以不同民族的共同祖先为核心,构建了不同层级的“家”的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根基。本文通过全面的文献梳理和深入的田野调查,探究了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同源共祖”叙事及“中华一家亲”的文化记忆,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记忆;口传文学,同源共祖;叙事研究

Study on the Narrative of “Common Origin and Common Ancestor” in the Oral Literature of Sou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Mingjun Zhe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Kunming, Kunming 650222

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basis of common 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identit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hesion of national emotions. The narrative of “common origin and common ancestor” centers on the common ancestor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family” at different levels, which is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combing and in-depth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rrative of “common origin and common ancestor” and the cultural memory of “Chinese family” in the oral literature of Southwestern ethnic minorit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ense of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asting a firm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Southwest Minorities; Cultural Memory; Oral Literature, Homologous Ancestors; Narrative Studies

引言:

口传文学是由公众口头创作、集体传承的文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构件。口传文学是中国文学根源与基础,是广大民众所创作并发展起来的基层文学。^[1]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记载着西南地区族群历史习俗和乡土人情,再现了西南各族群的生活经验与历史情感,虽然传播主体有所差异,但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内容,从其根源来看,本身就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天因子,“同源共祖”的文化叙事,“中华一家亲”的文化记忆,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重要表达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文化记忆理论,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皮埃尔·诺拉在《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中提出“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强调了记忆的物质性和象征性。”^[2]90年代开始,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展开,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康斯坦茨大学英美文学的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教授夫妇。^[3]之后,人们对记忆的研究逐渐从心里学等领域拓展到文化学领域,从而建立起记忆、文化以及

认同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阿斯曼的研究探讨了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记忆对于塑造个体和社会身份的重要性。^[4]

口传文学中的文化叙事,既可以体现集体文化的共性,又巩固了主体对文化的认同。文化记忆由国家、地方和家族三个层次的历史记忆相互交织而成,与西方学者针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所提出的单一维度的公共性记忆形式有所不同这……或许也可看成是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的原因之一。^[5]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同源共祖”叙事是以共同祖先为核心,构成不同层级“家”的共同体,其

所包含的文化叙事、文化记忆和生活范式，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和共同的历史渊源。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彼此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社会习惯，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基于以上两点思考，根据文化传承理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和民族观，笔者以此文来对文化记忆视域下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同源共祖”叙事进行探究。

二、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是多民族的“同源共祖”文化叙事

文化叙事是指以神话、传说或历史事件等形式，传达和表达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念，并将文化内涵和精神传承给后代，促进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它有助于弘扬文化传统、传承文化价值观念、塑造文化认同，同时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口头叙事

口头叙事是指通过口头传承的方式，将神话、传说、历史等信息传递给后代或其他人群的一种传统文化形式。随着文字记录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口头叙事的重要性逐渐减弱。然而，口头叙事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它不仅能够传递知识和信息，还能够促进社会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保护和传承口头叙事文化，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和促进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民俗学意义而言，口头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史诗、歌谣、说唱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文类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文化和口头艺术，它不仅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6]

盘古是中华共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依据，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很多神话与汉族流传的盘古神话在内容上十分接近。如《苗族古歌》、《盘古书》等少数民族流传下来的文献，都将盘古记载为自己的祖先。苗、瑶、畲同源共祖，源于中国古代“九黎、三苗”之后，以“尤”为自称，崇拜“盘瓠”。奉恒高主编的《瑶族通史》说苗、瑶族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蚩尤时期。吴永章的《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说：畲与瑶、苗同源共祖。

阿昌族神话《遮帕麻与遮米麻》中有盘古化生思想。遮帕麻是天公，他造了日月星辰；遮米麻是地母，她创造了大地海洋。天公与地母结合生下一颗葫芦籽，后结了一个磨盘大的葫芦，剖开葫芦，从里面走出汉、傣、白、纳西、哈尼、彝、景颇、德昂、阿昌等9个民族。

白族神话《创世纪》中有盘古文化的记忆。白族的《创世纪》中说，世界是盘古、盘生两兄弟创造的。盘瓠意像更是成为畲族、瑶族及苗族等绘画、服饰所共享的艺术资源。这些文献记录与神话意象，为西南少数民族“同源共祖”的关系确立了极为重要的外显标志和文化支撑。壮族、侗族、仫佬族等民族也把盘古看作开

天辟地、创造万物之始祖。

西南地区彝族很多支系均有“葫芦创世，兄妹成婚”之说，这是对祖源问题最早的阐述和探索。彝族创世史诗《查姆·横眼人时代》中写到“抢锄头的是彝族，抢扁担的是傣家；彝族山头烧火地，傣家挑担住平坝。”《梅葛》中则说天神给了兄妹俩葫芦籽，结成的葫芦长大后庇佑他们躲过洪水，洪水退却后兄妹两人成婚并孕育了人类。葫芦打开，里面分别走出了汉族、傣族、彝族、傈僳、苗族、藏族、白族、回族等九个民族。

佤族史诗《葫芦的传说》中记载着“各民族本是亲兄弟，世世代代不相忘。”以妙喻形塑造各民族亲密无间、相亲相爱的共同体审美形象。智者“在序歌”中，采用青竹发于竹蓬、瓜蔓牵瓜花的喻象，妙喻各民族的兄弟情义。^[7]

哈尼族的《十二奴局》艺术地反映了哈尼族人民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生动地再现了哈尼族先民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坚韧意志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祖对“哈尼三兄弟”说“你们同是一个父母养，大家同是一个父母生。”

独龙族的《创世纪》描述了洪水泛滥之后，兄妹成亲，生了九对子女的经历，“九对儿女繁衍生息在九条江……各个民族的祖先就是两兄妹，各民族原本就是一家人。”怒族神歌《瘟神祭词》里写到：“阿哥生下九个男子，阿妹生下七个女子，九个男子九个族，七个女子七个族，一对变成怒族，一对变成傈僳，一对变成藏族，一对变成纳西，一对变成汉族，一对变成白族，一对变成彝族，一对变成佤人……。”^[8]

从以上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文化叙事中可以看出：洪水神话、“葫芦生人”及“老虎化生”等上古神话对人类起源和民族精神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以其权威性统摄民族心里，形成统一的道德意识，“同源共祖”的意识增强民族的向心凝聚力，形成同族的认同感。^[9]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文化支撑。

2. 景观叙事

虎跳峡是金沙江上的一个峡谷，也是纳西族、彝族、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神奇传说令人充满遐想。虎跳峡景观被誉为“神的画板”，不仅展示了大自然的雄奇壮美，也承载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纳西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体验到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丽江古城是纳西族的传统聚居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古城保存着大量纳西族传统建筑和文化遗产，如石板街道、古老的木质建筑、传统手工艺品等。在古城中，可以感受到纳西族丰富的民族风情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古老的建筑和传统风俗不仅是纳西族的文化遗产，也展示了不同民族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生活方式。

泸沽湖地处纳西族和摩梭族聚居的地区，摩梭族是中国独特的母系社会民族。在泸沽湖畔，可以看到摩梭族特有的民居建筑和传统文化，如摩梭寨、摩梭民居、

摩梭民歌等。这些景观不仅展示了摩梭族特有的文化风情，也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祖源。

在西南地区，可以看到许多反映少数民族“同源共祖”的景观，这些景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展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这些景观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展现了西南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呼声中，古老的神话……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合理讲述和作为资源被转化后的优秀成果，或能唤醒部分民族同胞集体意识中沉睡的文化基因，促其自觉追随祖辈的心迹，怀着对中华民族深入血脉的认同，与兄弟民族一道走上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10]

三、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是“中华一家亲”的文化记忆

“中华一家亲”的观念源远流长，不仅体现在中华各民族之间紧密联系和深厚情感中，更是体现在各民族历史、文化、民俗和文学作品中。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学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汇集各民族的文化精华，记录和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素材，蕴含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容。^[11]“中华一家亲”是对各个民族之间亲情的表达，更是中华文化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体现。通过加强各个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可以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共同创造和谐、包容、共享的中华文化。

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植根于西南这块广袤的土壤，由西南多民族共同创造。从汉族的《盘古神话》到白族、纳西族、独龙族的《创世纪》，从佤族的《司岗里》到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咪麻》，从藏族的《格萨尔》到蒙古族的《江格尔》，这些都是每个民族童年时期的产物，各民族也都有着不同的信仰与习俗，但“同源共祖”的文化记忆里，描绘着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劳动场景与生活画面，在追寻祖先的记忆里呈现出“中华一家亲”的民族情感。西南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范式，使得西南各民族文化认同，情感相通，理想信念趋同，形成了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友情与民族亲情。

1. 历史记忆

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历史悠久。在纳西族、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中，流传着丰富的口头文学，如民歌、传说、谚语等。这些口头文学作品传承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反映了他们的祖先崇拜、自然景观、生活习俗等内容。

《东巴经》是一部重要的宗教文学作品，记录了纳西族的宗教信仰、神话、历史故事等，是纳西族文学的珍贵遗产。这部经典作品不仅反映了纳西族的宗教文化，也承载了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彝族的《阿细》、哈尼族的《阿诗玛》等民间传说也是彝族和哈尼族文学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以口头传承的方式流传至今，记录了彝族和哈尼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反映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祖先崇拜和生活习俗等。

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南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转化书面文学。在明清时期，纳西族的文学作品开始有了书面记录，如《纳西王家家谱》等。这些文学作品记录了纳西族的历史渊源、家族传承等内容，成为了研究纳西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近现代，由于文学创作的繁荣，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纳西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尘埃落定后》等品，以纳西族历史为背景，讲述了纳西族人民的生活故事，展现了纳西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也为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世界观。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叙事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感受到他们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文化魅力。

2. 重构性记忆

文化重构记忆理论是指通过文化形式和符号来重建和再现历史记忆的理论。它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文化是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和再现者，通过文化形式的表达和传承，历史记忆得以延续和重建，是文化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文化重构记忆理论强调了文化的承载和再现功能。文化是人类历史记忆的重要承载者，它通过各种形式的表达和传承，将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人。《梦幻腾冲》通过表演，不仅展现了腾冲的自然美景，还通过马帮文化、抗战文化、翡翠文化等多元文化的融合，呈现了腾冲深厚的历史底蕴，承载着历史记忆，成为了历史的再现者。

文化重构记忆理论关注了文化形式和符号的再现力量。文化形式和符号是历史记忆的再现者，它们通过艺术、文学、宗教、传统习俗等形式，将历史记忆具象化和象征化，成为了历史记忆的再现力量。大型原生态歌舞剧《云南映像》重构出人们对太阳的向往、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家园的眷恋，用表演的艺术方式使得历史记忆得以重建和再现。

四、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同源共祖”叙事功能

从盘古化生万物到兄妹成婚，从“葫芦生人”到“中华一家亲”，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空间，多民族交互的广度与深度，是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内在逻辑。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是西南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朴素认知，情感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加深的一种过程。“同源共祖”叙事是西南少数民族血脉相通、相处和谐、休戚与共价值观的深刻体现。

1. “同源共祖”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同源共祖”叙事是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共性，强调个体或群体与共同祖先之间的关联和传承，价值取向主要在于强调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文化传承，还要从我国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上认识其丰富内

涵,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

2.“中华一家亲”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记忆。口传文学不是单一民族文学,是各民族共同表现出来,有相似“母题”的文学。“唱颂民族间友好往来及文化交流,详述互通市场与婚姻的悠久历史,表达迁徙中互助扶持、共度难关、相亲相爱的兄弟情感。”各民族由于不断分化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血缘和亲缘关系。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共同体的口传文学,讲述各民族人民“一起走过”的历史经验、“一起生活”的现实经历、“一起进步”的美好前景,是口传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西南少数民族口传

文学史就是讲述西南各民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史。增进国家认同意识,在“中华一家亲”的文化记忆里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强。

3.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因。“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西南少数民族以口头传承为载体的创世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等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外在显示,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支撑。因此,对单一民族口传文学的学习与教育,要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共建共治共享方向发展,强调统一多民族国家民俗文化研究,要从凸显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向凸显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发力。

结 语：

西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中,普遍存在着以伏羲女娲或其原型为民族再生始祖的信仰,在长期流传中人们自觉不自觉的将世界加以集中或减化,也无形中将思想、情感与愿望体现在其中,使他同本来的世界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其在客观上发挥了构建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12]“同源共祖”与“中华一家亲”是西南少数民族族群文化的共同根基,多民族本根论的提出,它是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基石而存在的。^[13]学习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叙事的精髓,新时代,我们需重新思考其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方可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添加智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力量。

参考文献：

- [1] 崔成德主编.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365.
- [2] Nora,P.(1989).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 é moire. Representations,26(1):7-24.
- [3] Assmann,J.(1995).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65(2)125-133.
- [4] 霄冰.作为“记忆之场”的族谱及其民俗学价值[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2,39(02):22-29.

[5] 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6] [美] 弗里著.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

[7] 普学旺,左玉堂.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142.

[8] 叶世富,李卫才,普利颜,罗自群编著.怒族民歌[M].六库:怒江州文化局出版,2009:4.

[9] 王卫东,黄泽编著.神话学与西南民族[M].云南教育出版社,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21:132.

[10] 高志明中国西南地区“同源共祖”的民族神话[J].传记文学,2023(05):61-71.

[11] 刘建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中的云南彝族神话当代价值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01):42-48.

[12] 向柏松,张兆芹.中国古代帝系神话与“大统一”观[J].民族文学研究,2023,41(01):5-14

[13] 李世武.多民族本根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基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4(02):1-11.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接触视野下的阿怒语言文化研究（编号：PY202228）。

作者简介：郑明钧（1973—），男，安徽六安人，昆明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学、生态学及语言人类学。